

双林立在汶溪边

浦子

双林村在大山的一条折皱里。

大山叫茶山，是浙东宁海的一座名山，山上长“宋茶”，曾为朝廷贡品。山上流下清冽冽林带似一条小溪叫汶溪，整整十华里，流向象山港入海。溪水潺潺，草木葳蕤，花乱蝶舞。可双林村的村民以往很少留意风花雪月，他们更在乎一年四季长满山沟两边的食物。冬日里，竹林里有冬笋可掬，野木耳沾着晨露款款展开，被冬雪饿扁了肚子的野猪拱了这里，又拱开另一处，它们在泥土里寻找食物。到了春天，一场雨过，满地都见春笋挺起，角鹿鸣叫着在寻找配偶。麦子熟了，洋芋掬了，家家锅里下煮芋芋羹上蒸麦糕。夏日，果子满山遍野，爆裂的栗子俯拾即是。溪水中的鱼儿一团一团地游行，调皮的孩子忘记了脱裤子，而地里的番薯一个个笑裂开来，一锄下去，就是一嘟噜一嘟噜的番薯。玉米熟了，架在火上烤，放在锅中煮，前者喷香，

后者嫩嫩，味道都是极好的。

汶溪下游，走出了方孝孺。就像巍然耸立的茶山，犹如历经曲折奔向大海的汶溪，独特的地貌风貌铸就了这位明代大儒的风骨。后来，他在南京朝廷里做了大官，仍然思念故乡，思念溪边林子里的杜鹃花。他在《闻鹃》中说：“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！……忆昔在家未远游，每听鹃声无点愁。今日身在江陵上，始信鹃声能白头。”

史载：元朝末年一支林姓氏族从福建迁至此地定居，有了麻车、外山头两个村庄。这一住就是七百多年。2006年，两个同宗同姓的村子合并成双林村。这些年，伴随着一辆辆旅游大巴的抵达，双林村变得越来越热闹。从车上下来的客人，一个个夸张地张着嘴巴。问其故，笑答：吸氧。

热情的村民陪着客人一起上山，告诉他们冬笋生长在竹子的阳面，因为有了阳光照射，地下的笋芽才会生长。掏笋途中，不经意间发现了野猪的粪便，村民赶紧安慰客人：不必惊慌，野猪通常不会轻易攻击人类。若是春天忽然听到一阵兽鸣，客人以为是鹿，村民告诉他们，这是角鹿，鹿科动物，食草，其肉鲜美。但我们一般不会捕

捉，它们是人类的朋友呢。到了夜晚，有客人打着手电筒去捉山蛙，电光中，山蛙居然一动不动，这下轮到客人愕然了。秋天，这里经常举办篝火晚会，村民们唱着汶溪特有的山歌民谣，把山外的客人乐得纷纷竖起大拇指。有一年冬日，来自西班牙等十二个国家的客人，对村民家的石臼产生了兴趣，好客的村民第二天特意蒸上粉，让外国朋友体验了一把“石臼捣麻糍”的“异域风情”。

从闭塞的老村庄，到热闹的新村庄，双林经历过一场痛苦的蜕变。村里人说，“没有村支书，没有上级政府，就不会有今天的双林。”村支书就是1955年出生的林光成。

改革开放后，外面精彩的世界诱惑很多山里人外出打工。那时候的双林，人去屋破，没有半点生气。村民渴望有智慧的能人带领大家脱贫致富，于是大家把眼光瞄准了林光成。

林光成18岁外出做木匠、造船，不久成为村里最早的“万元户”。之后，他回家乡创办企业，后来的“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有限公司”成为全县实力型企业，被县里牵头扶贫结对长街镇的一个落后

村。村里人找到他谈起了村民的愿望，林光成想，我每年出资向外扶贫，何不也扶一把自己的乡亲？于是，2002年起，他担任了外山头自然村的支书；2006年起，担任了双林行政村的支书。十多年间，他自掏腰包，先是对“席背遮楼窗、酒盂当厨缸”的外山头村进行彻底改造，凝聚各路资源，让家家户户住上了新楼房；后来自己继续出资，加上多方努力，又让原麻车自然村的村民都住上了新楼房。农家别墅一幢幢矗立在汶溪边上，成为县内外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大景观。

可是，有了新楼房的双林村仍然门可罗雀。为了让外出打工的村民重回故乡，林光成想了很多办法，其中包括把自己公司的一个文具加工车间设在村内。为了让崭新的村子吸引更多观光客，这几年双林建起了一家家庭宿和农家乐。目前，全村已经拥有42户民宿。去年仅此一项，利润总量就有2000多万元。在家门口致富的村民梦里也笑出声来。双林终于立在了汶溪边上。

这一晚，宿在双林村。躺在床上，我想起林光成说的一句话，“我是党员，党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。我是本地人，我的祖宗坟墓都在这里，我治理自己的村子，有着一份正统感和责任感。”我继而想，有多少地方已经遭遇工业文明的糟蹋，双林啊，你得像珍爱自己的眼珠子一样，珍惜自己脚下的那片土地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哪。

飘逝的炊烟

项小华

那年的故乡之行，我踱步在村子的深巷，与儿时的玩伴一起打捞色彩斑驳的岁月印痕，寻找童年时光留下的记忆碎片，无意之中，发现当年寻常的炊烟已成难得一见的稀缺。惊诧、感慨之间，脑际浮现出昔时故乡的水墨长卷：山村密集低矮的瓦房，近山葱茏，清亮的河水徐徐流淌，绕村而过；偶尔几声犬吠，打破夏日午后的寂静；几簇炊烟，用粗犷的笔法，以蓝天作纸，描绘出朴实无华的乡村表情，吟唱着亘古不变的田园牧歌。

曾几何时，一阵狂风袭来，农家的炊烟纷纷凋落，全面沦陷，几近绝迹。取而代之的是公共食堂的烟筒一枝独秀，吐出的滚滚浓烟，飘舞在村庄上空，遮天蔽日，突显出居高临下、傲视众生的霸气和强悍，全然没了农家炊烟的淡定祥和。终于，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之后，荒唐的“祭旗”只得黯然收场。当人们从饥饿的噩梦中醒来，曾经的惨痛已成昨日的烟云，随风而逝。

故乡的上空又迎来了绝处逢生的炊烟，带着体恤人间疾苦的悲悯情怀缓缓升起。劫后余生的炊烟弥足珍贵，使人倍感亲切，没有呛人的辛辣，似有淡淡的清香。

于是，以瓦楞当舞台，以蓝天作背景，以蝉声为伴奏，精心的铺排是为了从容的出场：早起的人家，趁着晨曦微露，凌空升起村里的第一缕炊烟，犹如开始的独舞，先领风骚。接着一声雄鸡鸣鸣，便是不约而同的群舞翩跹、裙裾飘飘，汇成一片炊烟的海洋，蔚为壮观，煞是好看。如果说朝晖中的炊烟充满了昂扬向上的蓬勃生机，那么，夕阳下的炊烟则显得虚渺空灵、轻柔飘逸。习习晚风鼓起炊烟的翅膀，如归巢的飞鸟拍打火红的晚霞，构成一幅风光旖旎的剪影。随着夜幕降临，摇曳的炊烟伸向晴空，在婀娜的枝头缀满繁星，似一树一树的美丽花开。

炊烟是维系乡情的纽带，熊熊的灶火似乎在告知主妇的热情与好客，粗直的炊烟仿佛在宣示主人的

殷勤与豪爽。今天，你送我一碗原汁原味的馍馍，明天，我回你一甑全心全意的犒劳。这种农家风味的邻里交往，如简约的对话，无须更多的语言与表白，就能感知彼此淳朴的气息和真诚的温度。炊烟是滋润亲情的雨露。颤颤巍巍的炊烟，是年迈的祖母站在村口，手搭凉棚，对放学回家的孙儿的眺望和等待。婷婷娉娉的炊烟，是温柔的妻子，用深情的目光，为辛勤耕耘的丈夫表达的牵挂和鼓舞。炒一盆简单的快乐，与家人分享，消除田间的辛劳；炖一锅平凡的幸福，与亲人共尝，补偿生活的清贫。

因为手表的匮乏，田间劳动的人们视炊烟为报时的钟声，收工的信号。望着家家炊烟，如同欣赏风格各异的艺术杰作。如果这家媳妇贤惠能干，心灵手巧，其构思布局往往独具匠心，不同凡响；如果那户女孩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，其作品图案也就玲珑精致，灵动秀气。这时，男人们有了施展才华的平台，别出心裁的点评，幽默俏皮的话语，常常逗得旁人捧腹大笑。在厨房与田间的互动中，这厢是亮点展示，那厢在现场打分，在轻松的戏谑之后，人们乘着余兴，荷锄而归。因为通讯的落后，炊烟充当了传达家中境况的信使。凉亭歇脚的游子，风雨兼程，归心似箭，当远远望见自家屋顶冉冉升起的炊烟，便知家人平安，怀揣一路的忐忑便会悄然落地。遥想当初，饯行中的炊烟，是离家出发时的殷殷话别，而今，这久违的炊烟则是接风洗尘的美酒。别后重逢中的相见，令近乡心怯的游子蓦然动容，喜悦的泪水噙满双眸，打湿衣襟。

往事历历，流年似水。这无言的炊烟，煨熟过一粥一饭，一羹一汤，滋养了我天真烂漫、无忧无虑的童年。如今的故乡，已经难觅炊烟的曼妙身姿——是传统的旧柴火燃不出时代的新气象，还是从前的慢生活跟不上当下的快节奏？这道渐行渐远终将消失的风景，已经成了故乡的绝唱和纸上的存在，定格为我心中永远的乡愁和无尽的怀念。

黄州谒东坡

姚远

经鄂州，过长江，踏上黄州土地的那一刻，心底涌起温暖和伤感交织的复杂情绪。伫立黄州古渡口，回望身后，鄂州已是长江那边的风景，苍凉的晨光里，一江秋水浩浩荡荡向东海奔流而去……

千年前的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入狱，蒙难五个月，出狱后谪为黄州团练副使，不得签书公事。元丰三年（公元1080年）正月初一，苏轼从汴京出发，跋山涉水，风雪兼程，远赴千里之外的黄州。

苏轼《初到黄州》诗云：“自笑平生为口忙，老来事业转荒唐。”遭遇人生折翼的灾难后，苏轼内心无比怅惘、无奈、痛苦，他兼济天下的豪情，他报效家国的壮志，此时都如那长江水东流去……

黄州是温暖的圣地，其时先后三位太守，陈君式、徐君猷和杨君素都厚待东坡如亲人；东坡日日与渔樵同乐，有时甚至自喜不为人所知。谪居黄州后，苏东坡的思想和性格发生很大变化，他渐渐从“乌台诗案”阴影中走出来，开始观照自身，他的悲天悯人，他的乐观、豁达和旷达，皆是其性情中最本真的部分。

黄州因苏轼成千古圣地，苏轼因黄州涅槃重生为苏东坡。黄州与东坡在历史时光的某一程因机缘际会，惺惺相惜，彼此成就。这是令世人惊叹的历史遇见。

黄州今天已改称黄冈，但我依旧喜欢称之黄州。深秋时节，秋阳淡淡，黄州古城氤氲于历史的秋意之中。此时特别特别想走遍黄州每一寸温暖的土地，去触摸去倾听去感受东坡当年悲苦羁旅中的那一段人生。

现今黄冈中学边上的安国寺，曾收留过苏东坡孤苦的灵魂。安国寺内“茂林修竹，陂池亭榭”，苏东坡“间一二日前往，焚香默坐，深自省察”，写下《安国寺浴》《安国寺寻春》《应梦罗汉》和《黄州安国寺记》等诗文。

追寻东坡足迹，慕名前往黄州城南的安国寺。踏入宝塔公园内，

见安国寺大殿门窗紧闭，原来安国寺正在维修。怀着些许遗憾，离开安国寺时，千年后正午灼目的阳光下，那块“唐代祖庭”的匾额，闪烁着岁月斑驳的记忆，万物无言，我仿佛看到千年前东坡在寺内默坐省察的情景……

东坡喜欢梅花。“何人把酒慰深幽，开自无聊落更愁”，东坡以梅花自喻，光阴在花开花落中流逝，他的愁苦有梅花知己相怜相惜，人生也就不那么孤苦飘零。东坡也喜欢海棠，“江城地瘴蕃草木，只有名花苦幽独。嫣然一笑竹篱间，桃李漫山总粗俗。也知造物有深意，故遣佳人在空谷”，东坡眼里，“苦幽独”的海棠就是他自己的化身，花与人皆是天涯沦落人的命运，但他们坚守自己的风骨，傲然直面岁月的凄风苦雨。

一曲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、千古风流人物……”，唱出苏东坡豪迈激昂的怀古之情。望着眼前奔腾东去的江水，引发他对历史万千感慨，对人生深层思索……今天的赤壁已无千年前乱石穿空、惊涛卷雪的英雄气概，赤壁矶下湖面波平浪静，凭高远眺，由于长江水位下移、改道等原因，赤壁距长江有两公里之远，辽阔苍茫之景已被眼前许多建筑物遮挡，东坡千古赋文中“白露横江，水光接天”“江流有声，断岸千尺”的江上奇景，心之神往之，终不能至。

暮光里，至黄州遗爱湖公园的荷塘。当年东坡给常去吟诗的小亭取名“遗爱亭”，并代同乡好友巢谷作《遗爱亭记》。今天黄州百姓为纪念东坡，在此修筑公园，名谓“遗爱湖公园”。黄州人理应厚待苏东坡，因为苏东坡留给黄州的实在太多。

今天，整个黄州都在兴扬东坡文化，东坡赤壁公园，东坡纪念馆，东坡外滩……东坡曾在寓居的临皋亭内写下大量诗文，而临皋亭遗址就位于今天黄冈中学校内，黄冈中学的教育质量之所以走在全国前列，黄州人之所以如此崇尚人文教育，我想，这是东坡人格魅力的延伸，这是历史美好人文情怀的善果。



百鹅图

史凤凰/摄影 赵淑萍/配诗

如果它们走出这张浅浅的网
春天的草地
会开出比白云更美的花
如果它们冲出这道残余的墙
春天的水面

会漾起诗意的绿波
如果它们雍容阔步
入了书家的慧眼
定凿池以待
那一“鹅”字飘落到水面

就有了千年的灵魂
此刻
它们嗚嗚私语 引颈相鸣
一幅融融的百鹅图
照亮这顿顿断壁

糙米饭

崔海波

日本医学家新谷弘实在他的著作《不生病的活法》里，详细叙述了健康生活的几条法则，其中一条就是吃糙米。

周末回樟村，跟父亲说起糙米，他说，过去我们一直是吃糙米饭的。糙米是用碾子碾出来的，只剥去了谷壳，吃起来口感不太好。碾子我见过，这些年到几家农耕文化博物馆参观时，看到过展厅正中有一只巨大的碾子。碾谷是力气活，人是推不动那个碾子的，这活得由牛来干。

父亲说，过去每个村庄都有碾子间，像凉亭一样，建在村外的野地里。

我问，为什么不建在村子中间呢，那样不是更方便么？

碾子转动是有噪音的；再一个，牛随时随地会拉大粪，臭。

我们村庄的碾子间建在哪里？就在后溪河边上，那道河滩现在叫作碾子间，桂家附近有个山岙叫碾子岙，因为以前山岙里有个碾子间。

老牛碾米的方式早已成为历史，只有“碾子间”“碾子岙”等一个个土里土气的小地名里还深藏着光阴的故事。

父亲说，现在的大米加工太精细，营养成分都在糠里了，家里养的几只鸡，长期吃精白米饭后反而不会下蛋，抓几把糠给它吃，几天后又会下蛋了。

我想吃糙米饭。小区附近菜场的一角有专卖粮油的摊位，大米叠成山一样高。问摊主，有糙米么？他没有看清，问：你要什么米？

糙米。

他茫然地摇摇头。

午休的时候，我特地到附近的超市去寻找。粮食专区内，不同产地的精白米、优质米、香米、长粒米琳琅满目，就是没有糙米，后来在有机食品的货架上看到了真空包装的糙米，400克一包，价格很贵，显然不适合当寻常百姓家的日常主食。蓦然想起有一位姓王的朋友是做粮油生意的，于是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糙米，他说有的。

糙米的颜色跟稻草很接近，黄黄的，仔细看还带一点点绿，跟精白米比起来，卖相逊色多了。

糙米下锅，煮了半小时，掀开锅盖一下，怎么是半生不熟的样子？上网百度了一下，才知道糙米质地紧密，得先将它浸泡一夜，然后再煮半小时以上。第二次烧糙米

饭有经验了，尽管如此，糙米饭入口还是粗糙。

糙米仅仅是剥掉了谷壳，作为一粒植物的种子，内部结构还是完好的，所以它是有生命的，在水里浸泡几天，能发芽。村里有些老人把糙米叫作活米，把精白米叫作死米。

有朋友介绍说，糙米发芽的过程中，一种叫酵素物质被激活了，所以，发芽糙米饭的营养价值更高，能瘦身、能美容、能治疗什么疾病。现在市场上有一种电饭煲特别设置“糙米发芽”模式，倒入糙米，能烧出发芽糙米饭，很神奇。我决定给自己烧一顿发芽糙米饭，电饭煲就不新买了，就像发绿豆芽一样，将糙米在水里浸泡一晚，然后沥干，蒙上纱布，每天淋两三次水，保持湿度和温度，第三天，米粒就抽出白白的像线头一样的小芽，倒入普通电饭煲，烧熟即可。发芽糙米饭的颗粒比没发芽的膨大了很多，我想，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旧时代，人们吃发芽糙米更多的是出于经济角度的考虑吧。